千鹤湖公园即景

颜玉华

题记:宅家禁足防疫月余,闻全国战“疫”形势持续向好,各地公园相继开门迎客。3月17日下午,偕夫人到县城千鹤湖公园一游,口占七绝五首以记之。

观鹤舞

丹鹤飞天唱九皋,满湖碧浪涤衣袍。
射阳美景留仙客,福地安家四季翱。

赏红梅

梅绽枝头蜂蝶邀,争妍满苑织红绡。
竞相开放迎游客,万丈诗情美景描。

咏春光

穿梭锦鲤碧池塘,李白桃红扮艳妆。
四野花开消疫气,喜看紫燕剪春光。

咏垂柳

春风梳理发披肩,翠绿裙裾首戴天。
秀色可餐迷客眼,古今绝唱入诗篇。

再咏垂柳

立地垂头气不伤,纤柔外表内贞刚。
每年落叶冰霜后,春首争先着靓装。

送瘟神

蔡中科

神州华夏战新冠,众志成城克万难。
明烛纸船瘟神去,春风化雨颂平安。

凯旋

——写给射阳援鄂归来的白衣天使

季宏声

别时儿女共沾巾,归来箪食壶浆迎。
向死而生天地恸,与尔同袍鬼神惊。
历历晴川记住你,萋萋芳草总关情。
黄鹤楼台汗青照,壮士归兮大风吟。

春

居文俊

春风春雨春萌动,春早春犁众播匆,
春草春花春烂漫,春江春水浪涛涌。
春天春色春阳暖,春柳春桃嫩叶葱。
春日春光春艳媚,春来春瑞太阳红。

盐之城　海之缘

顾向明

煮海的炊烟,
风干在天边。
一声江淮咏叹,
穿越似水流年。
圆月亮爬出了湿地,
乡愁是扯不断的线。

铁军的战马,
定格成画面。
多少波澜壮阔,
化作河清海晏。
大太阳挂在那门前,
汗水是晒不干的盐。

鹤归来兮　一飞冲天。
鹿鸣呦呦　谁与缠绵?
盐之城　海之缘,
梦里梦外总流连。

鹤归来兮　一飞冲天。
鹿鸣呦呦　谁与缠绵?
盐之城　海之缘,
潮涨潮落皆成诗篇。

2020,黄鹤楼作证

苏广军

2020——“爱您爱您”,没曾想,庚子新春猪鼠交接,一场瘟疫突袭武汉,一时间,神女惊世殊,黄鹤飞鸣咽,屈原复太息,昭君塞外泣——江城陷落,荆楚病了,神州染恙……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共中央周密部署,各级政府精准施策,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全面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

2020,黄鹤楼作证。白衣战士、军队医疗队除夕出征,日夜兼程,驰援武汉;耄耋之年钟南山、年逾古稀李兰娟两位院士,冲锋陷阵;“雷神山”“火神山”神速建成,方舱医院横空出世,除孽降妖;19个省市区对口援鄂,全力以赴,和死神赛跑,争夺遭难同胞。

武汉本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武昌起义,打碎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 扯起了共和的大旗; 抗日战争中 “保卫大武汉”,中国军队抗击凶残的日本法西斯,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惊天地,泣鬼神……

武汉还是一座诗城,黄鹤楼下,诗仙李白慨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近百年前,大革命处于低潮,一代伟人毛泽东来到黄鹤楼前,“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上世纪六十年代,73岁高龄的毛泽东再次畅游长江,赋诗“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抒发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诗人的壮志豪情。

己亥岁末,武汉突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继而蔓延湖北乃至全国,作为九省通衢有着1000多万常驻人口、500万流动人口的大武汉,壮士断腕,果断封城。

2020,黄鹤楼作证。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国所有村庄、小区全部封堵闭户。偌大一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蝙蝠插翅难逃,病毒无处遁形。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一夜间争相宅家“懒床”,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用最原始最科学的办法阻断病毒蔓延,延续了千年的春节一下子变成了“春蛰”。西方某些国家指责“侵犯人权”,图谋搞垮中国,然“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今日之中国分外淡定,取而代之的是人人戴口罩,公安民警、党员干部、志愿者悉数出动,设卡查防,各就各位,紧张有序,疏而不漏。

2020,黄鹤楼作证。吾古老华夏,齐心协力,同仇敌忾抗瘟疫:“武汉挺住,湖北加油”,你的背后是14亿血浓于水的骨肉同胞,是遍及全球的华人华侨。全国4万多医务人员,全军4千多名医疗队员,若干架次军用运输机,甚至还有出征过2013年非典、此后又让非洲埃博拉病毒退却的女少将陈薇,带领生化部队披挂上阵……

2020,黄鹤楼作证。在此国难当头少数西方国家幸灾乐祸之际,瘟疫又在韩日意美中东等地流行,祖国没有忘记自己的儿女,多次派专机接他们回国,令国际社会惊叹不已。

一次疫情,一次大考,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抗“疫”,中国向世界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才会有如此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中华民族在突如其来的特大灾难前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愈战愈勇,愈战愈坚,更增加了国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力拔山兮气盖世”,毒魔妖魔奈我何?

鏖战月余,抗“疫”持续向好,捷报频传,已有数日,全国绝大部分省份新增病例为“0”。春天已经来临,武汉的樱花依然盛开,“纸船明烛照天烧”,神州处处送瘟神,不日,包括武汉在内的14亿中国人民,就可摘去口罩,自由自在走进大自然,享受明媚的阳光,放飞自己,拥抱祖国的大好河山。

阳春三月,我们已经准备好编钟演奏,我们已经准备好赛龙舟锣鼓,还有武汉的热干面……

武汉必胜!中国必胜!2020,黄鹤楼作证!

春染小洋河　郭开国　摄

缅怀父亲

邹德萍

每年的4月4日, 是我痛彻心肺的日子, 因为2007年的这天早上7点39分, 慈祥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屈指已经13年了。我把对父亲的思念深深埋在心底,时常翻开父母的影集,父子默默对话,寄托对父亲的哀思。

父亲对我们家教很严。只要逃学的,没有完成作业和家务的,轻则被训,重则罚跪。我上学时,偶尔贪玩或逃学。父亲晓得了,勒令我跪在门口路上,谁讲情都没用,只有自己表态承诺才可起来,兄弟姐妹5个都被父亲责罚过。而我把指头粗的银项圈钻草堆洞丢了,父亲都没有这样严厉过。他专门写了治家格言、处世篇等字幅,挂在家里醒目处,时刻提醒我们如何立身处世。

父亲爱着自己的儿女。我2年级时得了淋疤结核(俗称老鼠疮),父亲带着我四处治疗,民间用过火针,后来青霉素一天一针,好长时间才看好。我妹妹4岁那年春天得了菜紫症,全身乌青,父母抱着奄奄一息的妹妹从家跑到卫生室,医生说必须用“米兰”药水,父亲徒步跑到半夜,终于从千秋三区诊所买到一支,一小时后妹妹转危为安。我在河中摸鱼滑倒,右膝盖下方被坏玻璃瓶划出二寸口子,父亲二话没说,抱着我一口气跑到村卫生室包扎。

父亲心里工作为重。弃船上岸不久,父亲进入区政府搞水利,从此便与水打了一辈子交道。1955年,组建民工大队参加过射阳河大闸建设,1958年被县水利局派驻淮沭新河工程任统计文书, 亲自组织200人青年突击队挖土挑泥,射阳队夺得竞赛优胜大红旗,插在老县委、县政府门口好几天,还获得省驻淮沭指挥部的猪肉、大米、白糖等奖品。期间有一年多抽调跟随副县长杨以高做文字秘书, 工作认真很少回家,1960年杨副县长调任淮北盐场。组织上又安排父亲到五岸灌区工作,无论值班,巡逻干渠,都很认真。退休后,离我家近的地龙闸依然交给父亲代管六七年, 没额外领过单位一分钱。

父亲爱憎分明斗歪风。上世纪六七十年,村里一等残废军人被打成特务,多人受到批斗。我父亲担任贫协主任,利用在公社开会的机会,连夜向县里反映斗争扩大化问题,得到及时纠正,保护了一批无辜乡邻。干渠堆被当地群众开挖种植,导致水土流失,父亲就请乡村组干部一起做工作,有需要用水的,父亲协调上下游分时差合理用水,化解各方矛盾。

父爱如山。我们慢慢长大,父亲却慢慢变老。因为深爱,所以沉默;因为克制,所以情深。突然有一天父亲不再问东问西,不再早晚打电话,这种永久的沉默令人窒息。发现很想他,想那个年轻、永远不老的形象。

雨·风·雪

鲁声娜

一

坐在床头台灯的影里,拿起书想看会儿,不觉间再度追溯起夜梦来, 然后又被窗口传进的声音转移了注意力。

夜梦中谁执了我的手, 笑看我比常人短了一小截的小指,比划着葱根似的标准美手形象,而言语神情间对我这有先天缺陷且多肉的手并无厌弃, 甚至还以为自有其可爱似的。心里明白,这不过是因对人先存了好感罢了。

今晚的屋外热闹得有些反常。谁家聚有好几个人久久地大声说话, 近处有两三个童声断续地交谈着什么, 有一男一女朗声呼唤应答了几句。周边少有这样的热闹。间或可以听到这里那里有沉重的檐滴。檐滴伴着温润的夜气,给我以清寂感。

下班回家时恰有一阵急雨, 回办公室取了伞下楼,雨却又停了,地上湿着。空气也是湿的,但不寒。天气预报说明天将大幅降温。心里明白,终究冷不到哪里去,毕竟已是春天。

午饭时他说,青蒜这时候最好吃,但很快就要抽苔了,一抽苔,蒜叶的味道就不对了。他这么说着时我暗自恍惚起来,感觉手里的春日已所剩无多, 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把它们给弄丢了似的,有一些些失落,还有一丝丝慌张。

身累心倦。忽忽一日日,不知忙些什么,有些茫茫然。仍会一声半声地咳,年前到现在,吃了两三盒药,却一直不见彻底好,咳声每被他听见,便会引得他几声皱眉责备,说单位对过就有药店为什么不去买。默然听听而已,懒得回应。屋外孩子们仍在交谈,大人们的声音却不怎么热闹了。

二

白昼已去,站在昨夜的地方向外看。依然没开灯。独处时,愿意藏身的屋内, 不为刺目的灯光破坏, 而能浸融为自然的一部分。包括光色,包括气息。这时候多是舒服的,没有喧嚣,没有挤压,没有许多的迫不得已,虽然只是暂时。能活得舒服,并不容易。

自打开窗口看到的那片地面是湿的,湿的地面有光泽,有屋宇枝蔓迷人的参差的倒影。向爱看。一如爱看地面上皎洁又斑驳的月色。不同的是,昨夜寂灭于夜幕的紫藤架下的长方形桌、带靠背的长条椅,今夜,因雪的覆盖,而轮廓分明,跃然于视野。多么灿目的白。灿目,而又清冽。

是的,下雪了。静静的雪。是被呼啸的北风送来的。风起于凌晨,未眠的枕上听见,在屋子上方忽然啸叫着涌入第一拨,激越地长久盘旋,然后远去。如此一拨又一拨。早晨大楼内那么封闭的视频会场上,也还不时听见它的动静。

风中一直有雨。细小安静的雨,极度无主的雨,任由被裹挟,飞扬或飘摇,以极偶然的方式终于落地,根本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雪是向晚时分才开始落的吧,无意间一转头,惊讶地看见,前邻屋顶暗红色的瓦楞,竟成了一道道起伏着的洁白的波。方知是落雪了。雪落得同样悄没声息,却有其触目鲜明的痕迹。

夜色浓了些。风声远了些。但也不时听见芭蕉残叶被粗野翻动的声音。最后的叶了。缸沿上的积雪依稀可辨。紫藤,蔷薇,栀子,它们交缠的裸枝也捧着或厚或薄或浓或淡的一簇簇。雪,勾勒出它们别样的姿态来。但那雪下的枝里,我是知道的,已有一些新芽儿,在探访春天。这个不同寻常的春天。

小洋河边看柳

祖国柱

我喜爱柳。看柳芽,含苞欲放的羞涩;看柳条,柔嫩飘摇的姿态;看柳絮,如花似雪的风韵……

春日的柳是最美的。每每一开春,我便早早地去看柳寻春,渴求尽早地嗅到春的气息,感受春的温暖。本来在春节前就有“春游”计划安排,拟春节后带孙子自驾游江南,去南京玄武湖和杭州柳浪闻莺赏柳。天有不测风云,今年早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我只能响应国家号召,宅居家中。蜗居一月余,战“疫”形势逐日趋好。

那日,我携老伴带上口罩,一起去小洋河边看柳。我们穿过人民路,沿晨光路景观带漫步北行,走近小洋河,登上德发桥,习习河风扑面而来,虽有几分寒意,但令人神清气爽。不由得驻足,倚扶桥栏,欣然远眺。但见两岸柳树依依,那垂下的柔软如丝的枝条在空中轻轻摇摆,酷似一帘无际的绿色纱幔,在微风中,或明或暗,或隐或现,一直向远方铺展。极目处,好似一朵朵绿色的云彩,团团簇簇,朦朦胧胧,似烟如雾, 使人浮想联翩……我们过桥向东,步入小洋河河滨公园,沿着健身步道前行,只见岸柳成行,千姿百态。有的笔直挺拔,高大伟岸,俨然像威武的战士,用心呵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有的像慈祥的老者,俯卧于岸边,伸展出坚实的臂膀,似乎在探寻水中无穷的奥秘,讲述着沧桑变迁的动人故事。“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垂柳婀娜多姿,柳树衬托河流之美,烘云托月。枝条像仙子的秀发,光亮油滑,像瀑布那样稠密、潇洒,像绿纱一样轻柔、飘逸。她们似一支支长笛,风姑娘用她吹奏出一曲曲美妙绝伦春的乐章。嫩柳垂于水中,随风招展,在河面撩起一个个涟漪。她弯下腰,低着头,对视河面,仿佛在对着明镜梳理秀发。柳条上的颗颗嫩芽最是惹人喜爱,她色如鹅黄,毛绒绒的,似才露尖尖角的小荷, 像柔软纤细的小毛笔头。那芽儿,吹弹可破,且生机勃勃。如有幸遇到春雨, 河岸柳枝在水雾中摇曳,晶莹的雨露顺着柳树的长发缓缓地滑落下来,随风飘洒,如烟如丝。飞溅的雨花仿佛是琴瑟上跳动的音符。小洋河边,时常有垂钓者在享受水韵柳新之美,他们依栏傍水,抛出鱼竿,双目盯着彩色的鱼浮,岸边翠柳倒影如画,让人舒心惬意,其喜洋洋者矣。

小洋河畔, 正是有了春柳的点缀,才裁剪了满园的春意。我漫步在这里,入诗,入画,也入心。愉悦之余,我拿出手机,拍下一张张柳的风采,并精选一组发上朋友圈,得到了许多朋友的点赞。我在北京定居的一位初中同学老陈感慨到:“五十多年前,我曾多次骑单车于陈洋镇、合德镇之间的小洋河畔,去县城大哥家。那小洋河两侧确实很美。老同学的几个美景之作,把我带入那年少多梦的年代,引发无数难忘的记忆。”另一位朋友则赋诗一首:“一树春风百万枝,嫩于黄色软如丝。帅哥靓妹河边语,沐浴霓虹舞晨曦。”

柳树, 不仅仅给人们奉献绿的柔美,更展示出她那勇敢不屈的品格,柳树的平凡里折射着不平凡,如同人生的哲理。她全身是宝,柳叶柳芽可制茶,可入药。柳条可编筐制篓。清明时节,把柳枝编成柳帽戴在头上,祈求幸运。柳是文人雅士的伴侣, 东晋归隐田园诗人陶渊明酷爱柳,特意在自家宅子前栽下五棵柳树,并自号“五柳先生”。柳,是羁旅征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乡愁。“寒夜飘客雨,边柳挂乡愁”,“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古长安“灞桥折柳”尤为出名。灞桥两岸,筑堤五里,栽柳万株,游人摩肩接踵,景象壮观。灞桥设有驿站,供人话别之用。人们折柳相赠,依依惜别,表达对亲朋好友的留恋不舍之意,蕴含着“春意常在”的美好祝愿。唐罗隐有诗云:“灞岸晴来送别频,相偎相依不胜春。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这类诗词,从风雅到唐韵,不胜枚举。后来,王维的《渭城曲》以及“取材于《渭城曲》的《阳关三叠》更是成了当时借柳赠别的流行曲。现代伟人毛泽东在《蝶恋花　答李淑一》中曰:“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寄托了他对夫人杨开慧烈士和亲密战友柳直荀烈士的深切悼念和崇高敬意,歌颂了革命先烈生死不渝的革命情怀。“杨柳”堪称天造地设,奇妙异常,而且天然产生双关意思,充分表现了他那发自肺腑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

早春二月,河柳绿烟,莺飞草长。是时虽稍有早春乍暖还寒之感,但明媚阳春必将到来。待到那时,小洋河边的柳一定会更妩媚妖娆翠绿几分。

春到人间

江正

初春时节,细雨蒙蒙,如牛毛、似针线,将春色从人间唤醒。

缠绵的雨丝是春的情人。点点滴滴的细雨洒过树梢,掠过田野,叩开大自然的门扉。

行走乡村,宛如行走在一幅水墨画间,田野村庄浓妆淡抹。滩涂白鹭飞,塘下鳜鱼肥;斜风细雨中,花儿开满园。

乡村的早春,仿佛一夜醒来。解冻的池水,从小河汩汩流出,缠绕村落,流淌田野。春江水暖鸭先知,寒鸭在池塘小河破冰时便早早下水打蹼嬉戏,荡起一圈圈的涟漪。

农舍屋檐下,燕子衔泥草、筑新巢。红杏在人们的视野外,悄悄被晚风逗笑了。正当游人蓦然回首时,已有一片片笑靥纷飞零落,瓣瓣如蝶。一切皆芳华尽现,可惜只是惊鸿一瞥。

还有姑娘们,水泥桥下清洗青衫,纤细的手指最先触摸春天的皮肤。拖拉机在田间拉犁翻土,桃花开满园林,粉红一片。好一幅秀美的春光图。

多少清词丽句温婉了乡村的灵气。最先喊醒乡村春色的不是花草,也不是蜂蝶,而是文人笔下的诗词歌赋。

梅花当仁不让,是诗词歌赋中最得宠的报春花,是冬留给春天的圣洁礼物。朵朵精致,枝头绽雪,白的、黄的、红的,把藏匿一冬的绚烂抢在百花之前绽放。暗香浮动,摇曳生辉,恰似一支婉转柔情的歌,将春天的芳艳唱响。

读柳永的词:“园林晴昼春谁主。暖律潜催,幽谷暄和,黄鹂翩翩,乍迁芳树。”让人不经意间误入乡村阡陌。杨柳岸,新芽将发。长堤复短堤,浅草没马蹄。

迟迟春日里,微风亲吻着大地和牛羊,孩子们穿梭田垄花间。田野上空,几只纸鸢放飞,有蝴蝶、小蛇、燕子。我在田埂上漫步,一阵又一阵的欢声笑语,揪出了童年的尾巴——想起小时候糊纸鸢的情形。早春三月天,孰知谁家年少,只看晴空纸鸢多少。

常年居住在一楼更比一楼高的都市, 灯光充当太阳和月亮,人们的服装便是四季的符号。入云的大厦,不仅锁住了季节的脚步,也掩埋了人们心底对时令的感知。

漂泊城市,遥望回首,只有在乡村、在童年,才能看见春天的模样。人间春色在乡村,有空了,就去乡村走一走。闭上眼睛,你都可以看到扑面的春色,撩人的生香。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